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4

OCT 4 1951

T9299/7912  
e.2



新刻陳太史經濟言輯要卷之十二

雜紀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盛其賢。

繁系露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為人王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博觀所以為明也。任群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于事。所以為尊也。汎受群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節錄

水鬱則為汙。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蕢。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呂覽

管子曰。夫厚于味者薄于德。沈于樂者及于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呂覽

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呂覽

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

有戒慎之鞞呂覽

古者大寒降。士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眾。取魚登

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虫

成。獸虞于是乎禁罝羅。藉魚鱉。以為夏稿。助生阜也。

鳥獸成。水虫孕。水虞于是乎禁罝羅。設罝鄂。以實廟

庖。畜切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鯢鮪。獸

長虞虞。鳥翼穀卵。虫舍砥。鰥蕃庶物也。古之訓也。國語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慶之機。肥

肉厚。酒務以相疆。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

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呂覽

錄音錄

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國語

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國語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德政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聽臚言于市，辨妖祥于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國語

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想陛下念兩宮

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其此融和也。其何安乎？

夏之際，風廳水院，涼氣淒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

北邊，蠻氊壅蔽，不得其此踈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

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勁，兩宮得

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

雪衰丈，兩宮得無寒乎？至于陳水陸，飽珍奇，必殺筭

而起日，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

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處

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

樂，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

痛切

西音

冬不得溫夏不得靖昏無所于定晨無所于審問寢  
 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  
 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  
 撫劍長吁思欲掃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  
 所以知陛下之心者如此張九成狀元策對刪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歛之國其財必削○在險而  
 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  
 彌退其道彌進○聞謗而怒者讒之囹也見譽而喜  
 者佞之媒也絕囹去媒讒佞遠矣王通中說節錄  
 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人以節逆

之疾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  
 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奸虞人入材甸人積  
 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  
 之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不  
 懷愛國語

語奇

晉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  
 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國語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  
 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  
 也聖人去小取大呂覽

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為召禍之門。抱朴子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于人。則人不敢慢。辭交于人。則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孔叢子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且罟。飛鳥不動。不挂網羅。魚鱉不動。不攬辰啄。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淮南兵畧

夫王生于山。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而太璞不完。

士生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國策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見欹器焉。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家語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

聖音

聖音

可先也。故后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家語

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夫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

于耳矣 家語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喙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辨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詩

何以息謗？曰：無辨。何以止怨？曰：無爭。亥中下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虛者理氣象數之始也。類語

有物渾成，先天地生。萬物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行之



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玉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疆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勝猛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

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劫利之以師友怠慢

僥棄則炤之以禍灾愚欬端慙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類語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

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于胸中未知勝負故瘦今先

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故

曰自勝之謂強韓非子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

與也君子不受虛譽不祈矣福不避死義文中子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

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傳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

間貴言傳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

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

悲夫世人以名色形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名色形

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莊子

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歿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矣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以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

殊解

可傳者歿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子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于不感喜始于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由蓬之藏火不可不慮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為損損為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與殷之符也邵公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類語

強勝不若已者至于若已者而同柔勝剛于已者其

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于舌而先之弊是故柔弱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類語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剛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伐，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老子曰：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

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類語

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

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

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

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

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

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類語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

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盈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  
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  
弊其羽翼毋先動物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  
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  
入舍掃除不潔神乃雷處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  
此之謂內德類語

俱開  
至理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  
人甚于兵革禮之衛人甚于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禮  
者特以欲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玩之耳殊不知  
有形之寇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于無形之寇游冥

之中有陷阱焉譚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  
豹焉鄉隣之中有戎狄焉懲忿窒欲二者皆切于學  
但窒欲易懲忿難非懲之難難于無忿也然窒欲正  
所以懲忿也人之有忿也以其有欲也無欲則正大  
光明何忿之易發哉故能窒欲則意廣情舒忘其觸  
忤而無可為怒矣類語

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  
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類語  
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弦  
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

下之。主道德出于人。理國之主。仁義出于人。凶國之主。聰明出于人。夫酒醴者。迫之飲。愈不飲。怒之飲。愈欲飲。是故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貸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輪。者樂其輪。所以民盜君之德。君盜民之力。能知反復之道者。可以居兆民之職。齊丘

齊桓公問于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觀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子。得罪于父。可因如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于民也。至今未有爲謝也。管子

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逆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于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諸子類語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尹子

經制考略

陳太史手撰

經制考畧小引

古先制度時異勢殊



有不可行於今者貴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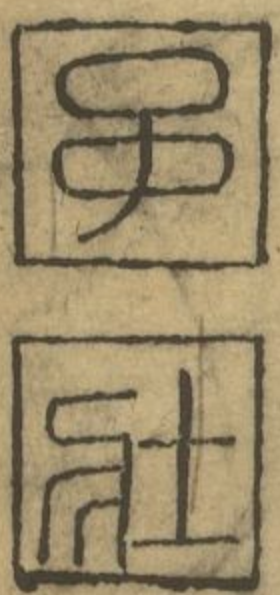
甚意老子曰此其大畧

也其畧夫潤澤之則在

夫與子矣此千古師  
法之精意也書生目不  
知古一旦謬及時制其  
何所表焉間取歷代遺  
制可採者借學者博覽

名曰考異去之謂當師  
其意云爾勿謂是  
狗忠而弁髦之

南海陳子壯後





新刻陳太史經制考畧目錄

卷之一

田賦

屯田

錢幣

卷之二

戶口

職役

鹽鐵

卷之三

市糴

土貢

國用

卷之四

漕運

賑恤

蠲貸

卷之五

選舉

考課

學校

象緯

何奴

崇禎十四年

辛巳正月初

日讀起

新刻陳太史經制考畧卷之一

編修秋濤陳子壯

鹽官渭璜陳鼎新

田賦計入條

正輯



古之帝堯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  
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  
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  
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  
考覈而奸偽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也田悉屬官民  
仰給于官者也故授田于官食其力而輸其賦而無

甚貧甚富之民。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乎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國土之還受。其姦弊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受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

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朱子曰。井田之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脩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也。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

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斯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乎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而田皆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于此盡矣。

晁錯說文帝曰。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

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水旱。而蓄積未及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主。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比。不比則離鄉。輕家不能禁也。方今之道。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之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財。粟有所滂。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有餘以供君上。則貧民之賦可損。

滂音送

董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返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強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也

唐書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

絕音詩

唐法  
猶爲  
近古

者給田一頃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凡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純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

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

估音古  
繕音啟

陸贄論兩稅法曰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  
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  
知有藏于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園倉  
直輕而眾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  
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筭緡  
失平長偽挾輕貨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  
斂求此誘之為奸毆之避役也

陸宣公言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無求于力分  
之外無貸于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輕  
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  
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  
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

附屯田 計三條

漢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  
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  
二十五萬二千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  
宅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謹上屯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  
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摧折羌虜令

疥音祝手足  
中寒瘡也

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關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閑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疥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處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他變。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亾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

馬氏曰：古者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爲兵，而任戰征。雖唐府兵之法，猶然。至于屯田，則驅游民闢曠土，且耕且戍，以省饋餉，尤爲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然後兵農判而爲二，不特農疲于養兵，而兵且耻于爲農。然則國力如之何，而不弊于餉軍也哉。



熙寧九年鄭民憲言祖宗營田皆置務何承矩建議于河北歐陽修募弓箭手于河東陳恕韓知古招置營田于河東北范仲淹大興屯田于陝西耿望置屯田襄州章惇初築沅州亦爲屯田務正以極邊多不耕之地並邊多流徙之餘因地之利課以耕耘贍師旅而省轉輸此所以爲扈邊實塞之要務足國安民之至計也然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咸平中襄州營田旣調夫矣又取隣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熙豐間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

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爲擾或以差借耨夫爲擾或以諸郡括牛爲擾或以兵民雜耕爲擾又或以諸路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爲擾至于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之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矣然弓箭手之招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于公田慮人心易搖卒莫之行

錢幣計六條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于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于是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唯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于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

券引爲錢也。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旣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銅雖不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饒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

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

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凶年物賤置錢以饒民

馬氏曰古人創泉布之本意實取其流通緣貨則或滯于民用錢則無所不通而泉府一官最為便民滯則買之不時而欲買者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蓋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乏仁政莫尚于此初非專為謀利取息設也又曰買之于方滯之時賣之于欲買之際此與常平賤糶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為和糶且

以其所儲宅用而不以濟民則唯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羨于是亦以理財之法視之矣

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毋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毋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賈山至言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每十錢重一兩

計一千重六觔四兩得輕重大小之理

新刻陳太史經制考畧卷之二

戶口 計四條

馬氏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

通典論曰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故知國足則康政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于逃稅國足不在于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矣

羸者大賈皆家逃避賦役

浮浪三王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  
役屬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救時弊隋受周禪泊大  
業三年有戶八百九十萬其時乘西魏喪亂周齊分  
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罔隳  
紊奸僞尤滋高頻觀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于是定  
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浮客強家收大半之賦爲編  
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丞庶懷惠奸無所容國家貞  
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纔如隋氏之數直以選  
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  
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

根本去枝葉日以迂濶職事委于群胥貨賂行于公  
府而至此也今宜酌量故事重爲按比版圖可增其  
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  
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于斯  
古者孟冬司徒獻民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  
之如此之重也

宋朝野雜記曰身丁錢多僞國所創余嘗謂唐之庸  
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  
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  
紹興以後所謂者戶長保正顧錢復不給焉是取其

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位。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云云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給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而斗面加斛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也。民安得不困乎。

職役計四條

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于周。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所徒之。有其

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

唐令諸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隣。三家爲保。每里設正一人。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坊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天下戶量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

蘇轍論諸州衙前曰臣請先論今昔差顧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亾之弊比之顧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縣曹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顧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顧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顧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產單薄侵盜之弊必甚于鄉差此

則顧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顧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顧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顧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去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為助易助為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于民而已今差法行于祖宗顧法行于先帝取其便于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

古今  
四革  
六道  
理

馬氏曰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顧顧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顧便于差義便于顧至于義而復有弊則未如之何也已

征權計三條

征權之途有二一曰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蓋不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

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于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于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征之不已則并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鉄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既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在其虧減于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豆而推酒酤或于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于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遍于天下矣



文帝時鼎錯說上曰商賈大者積賤倍息小者坐列  
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  
男不耕耘女不蚕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無農夫之  
苦有于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  
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編此商  
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法律賤商人商  
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王  
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  
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蘇軾上言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未是以法不稅  
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  
地舟車輻湊以壓太貴之直

鹽鉄計四條

謂小  
男女  
層數

齊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  
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  
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  
百升而釜升六合四勺令鹽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  
也分强半强也稅其鹽每一升加半合升加一强釜  
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鍾二千鍾六斛十鍾二萬  
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



詎可更張。且變制改置。事非細故。若非官鹽在賣。則又私商不行。卽令在賣官鹽。立之一年。課額况行商筭畫。必務十全。豈有江湖官猶賣鹽。邊塞私肯入粟。假令敢入私物。獲請官鹽。首初運到江湖。必須官私競買。既而官價高大。私價低平。多糶商鹽。則官鹽不售。竝依官價。則私價太高。公私兩途。矛盾不已。則官利失。而私商困矣。况不卽在價。而望商人入中。藁粟者。未之有也。既入中藁粟。而望課利不虧者。亦未之有也。向者淮南通商。亦于邊上折中。一歲之內。入數甚微。糧則不及萬鍾。草則都無一束。近者陝西鹽法。

亦令納秸資邊。一年之間。數亦無幾。全亾實驗。但有虛名。江湖若放通商。淮南亦須撤禁。三處既私商雜擾。兩浙必官鹽流離。透漏浸淫。禁不可止。乍變易。則江湖爲首。終紊亂。則淮浙相兼。大失公儲。莫救邊備。施于今日。恐未叶宜。

馬氏曰。按授人以鹽。而徵其錢。謂之蚕鹽。行之東京。諸路免鹽之權。而均諸稅。謂之兩稅鹽。錢行河北。此皆五代法也。及其弊也。鹽不給。而徵錢如故。稅已納。而禁權再行。蓋誤以二者爲經常之賦。而不知其源出于鹽也。

祖宗以來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于解池稅錢于京權貨務積鈔于陝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于得鈔徑請鹽于解池舊制通行解鹽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于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熾盛至爲良法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不備。

權茶計二條

致堂胡氏曰凡言利者未嘗不假托美名以奉人主私欲如張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利是也既以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其法嚴峻者有之矣至于官盡權之商旅不得貿遷而椎埋惡少竊販之害興偶有敗獲奸人猾吏相爲囊橐獄迄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枝蔓致良民破產接村比里甚則盜賊出焉其原則在于得數十萬緡錢而已馬氏曰國朝自西北宿兵旣多饋餉不足因募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牙謂之三稅而塞下急于兵

食欲廣儲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而得實利人  
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  
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  
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錢得券則轉鬻于茶商或京  
師坐買號交引舖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舖或以  
券取茶或收畜貿易以射厚利繇是虛估之利皆入  
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之而入  
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

經制考畧卷之二終

新刻陳太史經制考畧卷之三

市糴計七條

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  
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于周官  
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  
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  
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  
倣于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  
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  
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于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

古來  
良法  
每慮  
後世  
藉口  
者壞  
深可  
痛恨

民

及其適于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憇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求富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蓄賈居貨待價之謀。久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糶粟也。亦諉曰揀貧民穀賤錢荒之弊。久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糶。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

夫泉府之法。歛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

國服就其國所產之物輸之

買之。其餘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持富者也。開闢歛散輕重之權。一出于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于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將誰與之。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歛散。輕重之權。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

漢武帝時。桑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

貨也

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徼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鉄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准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亾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收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信不理則蓄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

錢  
錘也

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饒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卽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錘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錘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餉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

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  
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碩。餘百  
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  
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  
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百。衣人率用錢三百五  
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或喪之  
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  
之心。而令糶。至于甚貴也。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  
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  
二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饒。則收百石。中饒。七十

石。大饒。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官糶三。中

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饒。則

發。小熟。之所歛。中饒。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饒。則發。大

熟。之所歛。而糶之。故雖遇饒。饒饉。水旱。糶不貴。而人不

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

分。本非為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錢入

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

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

未嘗有所假貸。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

一河悉  
二民億



正被  
他藉  
口周  
官處  
可融

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則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推行此法則晏之功可立俟也。

歐陽修言田野之民蠢然安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臣愚以為必若使天下曉然知非為利則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又夏料錢于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接之時。尚有可說。若秋料于五月俵散。正是蚕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耳。二麥不熟則夏

料尚欠。豈宜更派秋料錢。以此而言秋人可罷而不散。

土貢計一條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皆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耳。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季叔之世務為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于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于常經。

之外者。甚至指畱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君。而于百姓。則重困矣。

國用 計五條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飭筭今年一歲經用喪用三年之。飭。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

勅音

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周官大宰。以九賦。欽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其國二百里四曰家削之賦。三百里五曰邦縣之賦。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賦。五百里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幣餘謂百官所用官物不盡者歸之職幣。不人本府。聽人估賣。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賜予

自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玉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主司。而復有封樁內藏。于是天下之財。其歸于上者。復有公私矣。蘇軾策別曰。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饒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一。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

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出。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鉄。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將何以待。

其後耶。且人而不急。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鉄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而不知其耗國用也。日求而去之。自毫厘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厘。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新刻陳太史經制考畧卷之三終

新刻陳太史經制考畧卷之四

漕運 計四條

賈誼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

開元中。裴耀卿言。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

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湏入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舩檣沮溢。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于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相崖太原水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悲失。此甚利也。

代宗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鉄。凡漕事皆決于晏。晏即鹽利僱傭分使

精敏 彛理

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桌竹篠為絢。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

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漑自是河漕不涸陸贄奏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險沂河滑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煩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費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常以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貞元之始

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閔輔遇連年之旱而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烟火殆絕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閔輔年穀屢登歲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備委積足給數年農家猶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貴流庸頗多閔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

錢二百文京邑米每斗只糶錢三十七文耗其九而存其一餽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糶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斛轉運之資足以和糶五斛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切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委轉運使于水災州縣減價糶之以救貧乏請令戶部先貸見錢付京兆令糶米以補渭橋倉之

經畫  
并井  
考條

關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又付邊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其江淮米錢并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布緩絹緇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其餘存充夾年來和糶之價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于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之之利存乎其間矣

賑恤計二條

呂東萊曰大抵荒政先王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上也使李惺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曾鞏救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  
暴露之食有司請發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  
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今百姓暴  
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  
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畝商不  
不復得復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闕民不復得  
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于符升合之食以偷  
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  
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率一戶月  
當受粟五石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

熟之時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月今被  
災者凡十餘州仰食縣官率十萬戶當用粟五百萬  
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  
于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  
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人群而處之氣久蒸  
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  
旦一之食耳其于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  
築之費旣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  
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  
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



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亾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于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耜于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則不過用兩月之費。而食可給。而居可完。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資。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夫饑寒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于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

蠲貸 計二條

馬氏曰。按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

田賦一也。逋債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聞有所蠲貸耶。蓋三代之所以取民田賦而已。貢助徹之法雖不離乎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爲之。權衡未嘗立爲一定不易之制。非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于賦額者遂升合不可懸欠也。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歛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赦亦必有

所蠲以爲常典。蓋征歛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密。而桀黠頑獷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爲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蘇軾言。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其間貧困掃地無可吞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裏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裏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用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

言之  
酸鼻

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臣自穎移揚州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雖之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于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新刻陳太史經制考畧卷之五

選舉計六條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  
周○家○賓○興○考○其○德○行○于○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  
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  
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  
職○業○然○後○畀○之○人○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  
愧○于○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于○  
隋○而○州○郡○僚○屬○皆○命○于○銓○曹○搢○紳○發○軼○悉○由○于○科○目○  
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于○是○勘○籍○小○吏○

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于詞章。其既仕也。付之于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于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馬氏曰。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後世則各自爲

科目。其與鄉舉里選。又自殊途矣。又曰。觀漢高皇孝武詔。皆以爲人才之遺佚。咎在公卿之蔽賢。至于立法。以論其罪。後來之法。嚴謬舉之罰。而限其塗轍者。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罰。而責以薦揚者也。蓋古之稱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世之于薦舉者。皆巧于奔競之人。國家待士之意。固薄。而士之不自重。深可慨也。

士風  
大壞  
皆由  
奔競

隋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

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  
擢士。祿利之途。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  
貴遊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捐本逐末。流遍華壤。  
遞相師祖。澆漓愈熾。如聞在外州縣。選吏舉人。仍踵  
斯弊。至于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  
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  
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  
由縣令刺史。不存公道。猶挾私情。臣既奉憲司職。當  
糾察。

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進士時之共貴。主司褒貶。

實在詩賦。溺于所習。悉昧本原。故士鮮體國之論。其  
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畧。書籍無  
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抄畧。故當  
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  
讀書勤勞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  
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墻。故當官少稱職之  
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而雜色  
之流。廣通其路。遂使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室  
之嘆。故學士子舍。學業而趨末技。其弊四也。收人既  
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譽同類。用以

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虧損國風其弊五也。且如王制論鄉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徭役大樂正又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方可受爵祿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也。凡經四級然後始可從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待其位定始與之以祿。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然後始得祿。其考之之詳如此。

舉官 計四條

其主  
之言  
自是  
嘉二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趾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北魏時崔亮為吏部侍郎以官額少應調者多乃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及辛雄為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

不歷  
勸縣  
不得  
內職  
是良  
法

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郡縣選補妙盡才具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德宗時試太常寺叶律師沈既濟曰近世爵失之者久其失非它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比不及也且吏部甲

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于齊隋署置多出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卒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于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不可以坐守刑弊臣請五品



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仕委于四方結奏之成歸于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逃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斥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竊名僞命之徒非才薄行之人貪叨貨賄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大數日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寬事覈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

左僕射司馬光奏乞朝廷設十科取士一日行誼  
固可爲師表科二日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日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日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日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日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日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日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

考課 計三條

馬氏曰虞書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古帝王考課之法董仲舒言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

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才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此後世年勞之法。二法雖相似。而其意實相反。考課是以日月驗其職業之修廢。年勞是以日月計其資格之淺深。後世之所謂考課者。皆年勞之法耳。故賢者當陟。或反以資淺而抑之。不肖者當黜。或反以年深而升之。故考課之法行。則庸愚畏之。年勞之法行。則庸愚便之。

唐考功之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

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又有二十七最。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

盧懷慎疏請中宗久任。曰。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膏而已。

學校 計五條

屬音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  
 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  
 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  
 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  
 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  
 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  
 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  
 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  
 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

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均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  
 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  
 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  
 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民  
 何由而見先王之至治哉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  
 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  
 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于  
 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于之養  
 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雍則成均

也東膠即東序也。周之太學成均居中。頌學政其左。東序養老更其右。瞽宗祀學祖。並建于一丘之上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則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于成均。取爵于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

又曰鄉簡不率教者。至于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率教。止于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

庶之家。為易治。膏梁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于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鞭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樂書曰。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子之教。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于學者。之造士。則其才向于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于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于外物。

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于戈羽籥。先于禮樂。詩書。

江陵項氏枝江縣學記曰。天子之學。謂之辟廱。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爲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爲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于國之勝地。披水築宮。爲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鐘。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

譯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于六官。學序庠。聖皆無制于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幸學養老 計一條

禮書曰。天子之于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成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若夫簡不率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

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

新刻陳太史經制考畧卷之六

官制計六條

賈誼曰。天子不喻于前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于庶民。不禮于大臣。不中于折獄。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誠不信。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叙。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不以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葵召公職之。天子葵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蓋諸侯過大臣不知文雅之辭。

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倒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燕私安而易樂而耽飲食不時。醉飽無節。寢起早晏無常。翫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

李燾歷代宰相年表序畧曰：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他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皋陶，皋陶既沒，乃相益，湯相伊尹，周家並建三公而一。公實兼冢宰，故且與夾輔成王，而誕保文武受命者。專屬之。且且歸于豐，與乃專政，蓋其名三公其實二。

相耳。自秦以降，名實浸以兩失。間有瓌瑋絕特，負賢相之稱，功烈赫然，著見于一時者，亦必得君之專，歷年之久而莫或參貳之，故也。權出于一，雖奸雄或得以肆惡，攘竊天下，然而一相之任，終不可分者，唐虞夏商周之成法也。彼徒見趙高王莽，曹操司馬懿，其禍如此之酷也，而不察夫帝王之所以隆盛，其利益亦博哉，不能還治其本，而反疑其末，並列兼制，使相牽引而相遂，失其職矣。夫任相不獲其利，而蒙其禍，是君之不明，非相之權，果不可使出于一也。既奪其職，分其權，則所謂相者，特一大有司耳。其何以總百

官治萬事而亮天工耶。凡相取其德耳。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而舜禹臯陶之胥命。必孜孜以德爲言。彼誠知所本者。與本之不知。則其選用益雜而多。端矣。選用雜而多端。故其稱號亦顛倒錯亂。無有定制。或居其位而不得聞其政。或當軸秉鈞而身乃爲他官。名實糾紛。賢不肖溷淆。其或多至十三四人。而其少猶不下四五輩。古所謂相。寧若此乎。

李燾天禧以來。諫官年表序畧曰。古者自公卿大夫士。至于工商。莫不皆有言責。輻輳並進。而天子斟酌焉。未嘗以言責專付一官。以言責專付一官。則由漢

武帝失之。武帝誠不喜諫者。初置諫大夫。猶未限員。延至高齊。始有七人之限。夫以天下之衆。而敢言者七人。尚足謂治耶。恭惟祖宗。明目達聰。協于虞舜。任言責者不一。天禧別置諫院。禮秩優異。它官莫擬。崇廣言路。諫官御史。權勢氣力。乃與宰相等。蓋當時所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俱備。爲一世所高者。勿在此位。或誤選。試旋加汰斥。言而當者。曾不十年。徑登台輔。其名迹皆可表見。嗚呼。盛哉。今斷自天禧置院以來。作諫官年表。並列古今之變。爲二說以附著之。其一日。諫官必天子自擇。而宰相



勿與其二曰宰相雖不得與擇諫官必優容之乃克有濟

歐陽修論史館日歷奏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有兩府之臣撰時政。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于

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論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雖書除目辭見之類至于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係以日月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也。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日。使聖人典法遂成廢墜。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

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于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于當今。雖時有忠賢。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慘夷五宗。府署第館。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物珍藏。嬖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兢恣奢慾。構害明賢。專樹黨類。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忠良懷憤。因復大考鈎黨。邦國殄瘁。至于敗亾。斯亦運之極乎。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論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

其將久不可欺。固乃服從其教化。又曰。與我其治者。唯良二千石乎。

郊祀 詩二條

陳氏禮書曰。祀天于南郊。而地上之圓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圓而高。所以象天。祭地于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方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于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先王燔瘞于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香。其羨其器。犧。罇。疏。布。幕。棹。杓。豆。葵。

禮制  
淵深  
儀又  
留古

纂音密

昇俎。簠。簋。匏。爵。之。類。其藉蒲。越。橐。桔。其樂歌。黃鐘。大簇。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播。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祗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朱子曰。古者祭天于圓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于春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尊也。祀后稷于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

焉。文王親也。祀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又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社稷計二條

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陳氏禮書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后土而長百穀。

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

封禪計一條

袁宏曰：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于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于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岳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于其始，取其所通必于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彷彿。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

世主 舉 封神 人禮 矯逆 上帝 亦未 明于 此也

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真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籍田 計一條

周制天子孟春月乃擇元辰。載耒耜置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于南郊。晁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

御命曰勞。酒內宰。上春語王。后帥六官之人而生。稷之種而獻之于王。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

宗廟 計二條

陳氏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桃八人。以兼姜嫄之官。則虞固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

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止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况廟乎。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况而宗乎。于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

朱子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隳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

者。皆列于南。隳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又論古今廟制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耶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通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

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  
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

時享禘祫計三條

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日禘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  
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  
之取其血告于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  
祭貴首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用昏殷禘  
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  
聲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  
然後出迎牲聲氣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其

燭音談

祭貴所用日出商人夏日禘其五年之禘則稱大禘  
也周祭春日祠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以禘爲殷祭  
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云周人尚臭濯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  
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  
炳蕭合羶蕭其氣貴肺用朝及闇

陳氏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數煩以仁  
處禮則祭不至于疏忽悽愴發于霜露之既降休惕  
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禮記云嘗  
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群神于烝嘗而具醉者祫

也。合三廟于一日而薦于皇祖者亦禘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禘也。禘有三年之禘。有時祭之禘。時祭小禘也。三年之禘大禘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則明時祭之禘為小禘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春祀為小禮矣。蓋小禘止于未毀廟之主。大禘已及于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禘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于四廟。非小禘而何。

馬氏曰。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

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禮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禘禘。諸侯禘一牲一禘是也。

功臣配享 計一條

周禮夏官司勳。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蒸。司勳詔之。



新刻陳太史經制考畧卷之七

朝儀 計二條

通典說曰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臯門二曰  
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  
寢也臯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  
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內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  
觀遠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  
有百官宿衛之廡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  
室則九卿理事之處朝則入而理事夕則歸下庫門  
外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燕朝者路寢之

朝群公以下常日以此朝見君位。陳氏禮書曰：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則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嚮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然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所以防怠荒也。

冠冕服章

計二條

致堂胡氏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于古，此以生

可概

人之具，皆古之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亾開阡陌而井地，法亾建郡縣而封建，法亾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駿馬而轡軾之儀，絕參以胡服而冕黻不復用，尚以盃按而簋席不復施，大抵規利爲安，日趨于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矣。以比周紗幘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葬戎事，冠各有宜，紗幘旣行，諸冠由此漸廢。至于總而簪弁，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而後爲之徒者，其服變革未盡，猶有士服之餘。

製馬耳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  
偏諸緣內之關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  
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綾以偏  
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  
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  
得而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  
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縹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  
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符節璽印 計一條

馬氏曰按天子之所佩曰璽臣下之所佩曰印無璽  
書則九重之號令不能達之于四海無印章則有司  
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屬此後世之事也三代以前  
則未聞上之所以示信于下者唯圭璧與符節而已  
封建則有圭璧諸侯朝于天子則執其所受之圭以  
合焉所謂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公執桓圭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圭男執蒲璧是也徵召則有  
符節掌節所謂掌守邦節而辨其用典瑞所謂珍圭  
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章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是也二  
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爲之古者人朴俗淳故雖有圭

璧符節而其用甚簡。必大朝會大徵發則以之示信。後世巧詐日滋而防制益密。故璽書印章之用甚煩。而猶懼其不足以防奸。莊周所謂焚符破璽而民朴鄙蓋有激也。

兵制計三條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法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六十四井有戎。

馬四疋。具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于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于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

管仲之制兵也。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踈壘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及安祿

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于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猶兼三四。故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畱後。以邀命于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撫之。號爲姑息。之政蓋姑息起于兵。驕兵驕起于方鎮。姑息愈甚。則兵將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

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安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自國門以外，皆分裂于方鎮矣。

車戰計二條

六韜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難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

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抑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則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顧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宋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衝扼駕以牛車上置鎗以刃外向列士卒于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劍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為所居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刑計三條

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

民之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懲于書而得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晉明法掾張駿註律表上之曰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于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侯在視息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

精于  
釋矣

極其理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

王符述赦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有爲吏正直不避強禦而姦滑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十六七矣。其輕薄好宥，既陷罪法，怨毒之家，異其辜戮，以解蓄忿而反一繫，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觀

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宥者賊良民。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赦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桎，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奸者，才必有過于衆，而能自媚于上者也。論者曰：人不赦則姦宥熾，而吏不制宜數肆，肯以解散之。此未昭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經制考畧卷之七終



新刻陳太史經制考畧卷之八

樂計三條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六英  
 唐堯作大章虞舜作大韶夏禹作大夏商湯作大濩  
 周武王作大武成王時周公作勺又有房中之樂以  
 歌后妃之德

大唐雅樂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其著于禮者一  
 曰豫和以降天神二曰和順以降地祇三曰永和以  
 降人鬼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五曰雍和凡祭祀

英音

以入俎。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七曰太和。以為行節。  
 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群后國老若  
 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宮臣。臣入門則奏之。九曰昭  
 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日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  
 三老皇太子亦以飯。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  
 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  
 夾祭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曰夔。二曰享。三曰祀。所  
 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  
 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  
 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

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  
 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夔享祀之時。用以歌  
 而非用以說義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  
 義。可乎。

封建 計二條

陳氏禮書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為三。所  
 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于百里。  
 子男之地。同于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  
 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  
 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

經制考  
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于盛而無所屈。卑者嫌于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于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于太多。卑者不嫌于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于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于子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量祿以分田。視日以計食。其品節差等。上焉不至于過制。下焉不至于不足。諸侯自卿以下。其祿各殺一則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田雖

多祿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且先王分土以封諸侯。固宜盡得其地。以享侯國之富。今乃山澤之所有。則歸之公。間田之所。有則歸之公。侯國之祿餘。又待用于天子。而不敢私。諸侯所得自十卿祿之外。而無有覬心。防閑若過嚴矣。然君十卿祿。乃君之所自得者耳。而侯國之公用。則取諸地入以給之。其山澤間田。雖歸之公。上領于王官。而實藏富于天下。又封建之美意也。

象緯 計六條

晉天文志曰。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

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布列，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則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纏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係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張衡靈憲曰：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當日

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曜，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屬，是以望之若火。方于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于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

歲星曰東方，春木于仁，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二歲而周天，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

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政。故四星皆失。填星乃動。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一歲而周天。辰星日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一歲而周天。漢成帝時。李尋曰。變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獨。萬里同畧。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曰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及。曠

林。光谷永云。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熒。聞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于初。始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闕害世。不可不慎也。

宋嘉祐六年六月壬子朔。未初刻。食日四分。入雲不見。時議稱賀。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遍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

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沈湎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京師不見。四方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

不滿分數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

夫所謂災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變。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于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爲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慎而不

言。此。

深于  
春秋  
之旨

匈奴計四條

夫持盈固難。知足非易。唯漢光武深達理源。臧官馬。武請殄匈奴。帝報曰。捨近而圖遠。勞而無功。捨遠而謀近。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悍急能鬪。依山塹海。憑險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隙生則修文教。以來之。固甲兵以擊之。其勢必尅也。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

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塹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鬪難敗。自磧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強狼。故人多不臣。當侯之。以外蒙。七之以內。亂則可破矣。

北狄居亾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勢失則北遁。長山廣磧。足以自衛。饒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不與戰。其畧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快。

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當也  
 此不可戰一也漢長于步日馳百里虜長于騎日乃  
 倍之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  
 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戰二  
 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爭地形之勢則騎疾于步遲  
 疾勢懸此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  
 道棟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  
 烽埃以待之俟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  
 資不費而寇自除人不疲而虜自克矣

棟



